

楊忠愍公遺筆
家誠要言
訓子言

龐氏家訓
藥言
溫氏母訓



藥

言

姚舜牧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楊忠愍公遺筆（及其他五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自序

吾上世未有知學者。及所見所聞。及所傳聞。渾渾焉。蠢蠢焉。不離耕作。不識官府。爲無懷葛天氏之民。自吾父澹菴贈君。始教牧讀書。訓以清高二字。而實皆渾蠢之遺也。故凡平日所訓語。及所聞於故老。所得於會晤者。竊識之不忘。而未敢書於冊也。前年游粵西。辱撫臺楊霽翁出族譜家訓示。且使牧續貂焉。因以向所承之訓。及所聞所悟者。書有數條。至平西公餘。復續有數條。似較多口語一番矣。然總之則本清高之訓。而欲所謂渾蠢之遺也。云爾。因存笥中。期示孫子。甯渾毋察。甯蠢毋乖。是爲清高。不則不若族人。之爲田農也。

萬曆丙午秋日。書于平西公署之清白堂。

姚氏藥言題辭

病莫大于病心。而病身爲小。何者。身病。病身耳。病身者。心容有不病也。病心則莫不病。神亂智昏。百體隨之。于耳爲聾。于目爲瞶。于手足持動爲支離狂癲。塊然之軀。特委形耳。傳之家。家尤之。而家病。傳之國。國尤之。而國病。傳之天下。天下尤之。而天下病。嗟嗟。病孰大于病心者哉。然心病更難醫矣。醫虛以補。醫實以瀉。醫暑以清。醫濕以燥。而此方寸許。立於虛實暑濕之外。以受百邪之交攻。則針砭之所不能加。藥餌之所不能施。所謂膏肓之疾。秦越人望之而卻走者也。古之仁人欲起而醫焉。別改一藥。獨創一方。復不能以百代之上。而望問于百代之下。乃更著爲方書。使後之病者。自按而自藥之。則言是也。調劑于典墳。而咀嚼于經傳。所從來矣。有是哉。姚氏也。而藥言乎哉。取其言而讀之。其事近。其意簡。其言亦平平無甚。謬巧。藥之云乎。是不然。洞光員龍。無揀于癰疽。而馬渤牛溲。倉公襲而藏之。立方者不必岐黃。期于驗。擇藥者不必金石。期于切。故日有奇證。無奇藥也。又曰。方欲奇。藥欲平也。言而藥。又烏用彼倣詭。不情驚世。駭俗之虛論哉。然則姚氏之言。甘其參苓也。苦其本藥也。猛力滌盪。其黃硫烏附也。倘因病而藥之。病者不病。不病者。又奚病病乎。予謂此言心言也。此藥心藥也。天下用之。而猶病心者寡矣。姚氏者。其聖門之國手。治世之大醫王也哉。是編也。輯之于李仲善。出之于金德徵。曰。施藥不若施方。盍梓之。予曰。善。因漫題之于左。時萬曆庚申仲春大理寺病夫太丘王三德書于秣陵平反堂之小軒。

藥言

明 歸安姚舜牧著

孝悌忠信禮義廉恥。此八字是八箇柱子。有八柱始能成宇。有八字始克成人。聖賢開口便說孝弟。孝弟是人之本。不孝不弟。便不成人了。孩提知愛。稍長知敬。奈何自失其初。不齒於人類也。

戴記載小孝中孝大孝。孝經載孝之始。孝之中。孝之終。統是教人做人。無忝爾所生。一孝立。萬善從。是爲肖子。是爲完人。

賢不肖皆吾子。爲父母者。切不可毫髮偏愛。偏愛日久。兄弟間不覺怨憤之積。往往一待親歿而爭訟因之。創業思垂永久。全要此處見得明。不貽後日之禍可也。今人但爲子孫作牛馬計。後人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之恩。誠一衣一食。無不念及言及。兒曹數數聞之。必能自立自守。久長之計。不過如是矣。斯干之詩。說到烏革。鸞飛弄璋。弄瓦盛矣。然開首卻云兄及弟矣。式相好矣。無相猶矣。未有不相好而相猶。能守其基業。克開其子孫者。

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。卽宜明白說破。隨時消釋。無傷親愛。看大舜待傲象。未嘗無怨無怒也。只是箇不藏不宿。所以爲聖人。今人外假怡怡之名。而中懷仇隙。至有陰妬仇結而不可解。吾不知其何心也。

兄弟雖當親歿時。宜常若親在時。凡一切交接禮儀。門戶差役。及他有急難。皆當出身力爲之。不可彼此推諉。

妯娌間易生嫌隙。乃嫌隙之生。嘗起於舅姑之偏私。成于女奴之讒構。家人之睽多坐此。是不可不深慮者。然大要在爲丈夫者。見得財帛輕。恩義重。時以此開曉婦人。使不惑於私構而成隙。則家可常合而不睽矣。夫爲妻綱一語極吃緊。

一夫一婦是正理。若年四十而無子。不可不娶一妾。然中間卻有箇處法。不善調停。使妻妬而不容。妾悍而難馭。安望其生且育。調停謂何。自處於正而已。

人人生子不以爲異。若論人生一箇人出來。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。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耶。和氣致祥。一毛乖戾生不來。卽生得來。決非是箇善物。

嘗謂結髮糟糠。萬萬不宜乖棄。或不幸先亡後娶。尤宜思渠苦於昔。不得享於今。厚加照撫其所生。是爲正理。今或有偏愛後妻後妾。併棄前子不愛者。豈前所生者出於人所構哉。可發一笑。

蒙養無他法。但日教之孝悌。教之謹信。教之汎愛衆親仁。看略有餘暇時。又教之文學。不疾不徐。不使一時放過。一念走作。保完真純。俾無損壞。則聖功在是矣。是之謂蒙以養正。

古重蒙養。謂聖功在此也。後世則易驕養矣。驕養起於一念之姑息。然愛不知勞。其究爲傲爲妄。爲下流不肖。至內戕本根。外召禍亂。可畏哉。可畏哉。

蒙養不端在男也。女亦須從幼教之。可令歸正。女人最污。是失身。最惡是多言。長舌階厲。冶容誨淫。自古記之。故一教其鍼黹。勿妄言是非。一教其簡素。勿修飾容儀。針黹紡績外。宜教他烹調飲食。爲他日中饋計。詩曰。無非無儀。唯酒食是議。此九字可盡大家姆訓。

凡議婚姻。當擇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。不可徒慕一時之富貴。蓋壻婦性行良善。後來自有無限好處。不然。雖貴與富無益也。

麟趾之詩。首章云。振振公子。次章云。振振公孫。三章云。振振公族。由子而孫而族。皆振振焉。是爲一家之祥。語曰。子孫賢。族將大。凡我族人共勉之。

通族之人。皆祖宗之子孫也。一有貴且賢者出。祖宗有知。必以通族之人付托之矣。間有不能養。不能教。不能婚嫁。不能斂葬。及它有患難。莫可控訴者。卽當盡心力以週全之。此爲人子孫承祖宗付托分內事。切不可視爲泛常推諉。

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。會祀祖祠日。當舉其善告之祖宗。激示來裔。其有過惡宜懲者。亦於是日訓戒之。使知省改。

族人有不孝無後者。其親兄弟當勸置妾媵以生育。不可萌利其有之心。其人或終無生育。卽當擇一應繼者爲嗣。切勿接養他姓。重得罪於祖宗。

易曰。風行水上。渙。先王以享于帝。立廟。立宗祀。創族譜。所以合其渙也。然不立祭田。恐後人或以無田而

廢祀而立義田以給族之不能養者。立義學以淑族之不能教者。立義塚以收族之不能葬者。皆仁人君子所當惻然動念。必周置以貽穀于無窮者也。范文正公自宋迄今蓋數百年矣。而義莊尤存。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。敢以是爲勸爲戒。

凡祠堂墳墓。須時勤展視。歲加修理。莫教大敝。始興工作。若住居有一簷一瓦之壞。亦卽宜治之。勿致頽闕可也。苟無端。切不可興土木。致傾貲業。語云。興人不睦。勸人造屋。此言最可省。

祖宗血產。由卒瘞拮据而來。生於斯。聚國族於斯。固其所深祝者。萬萬不可輕棄。倘以人衆不能聚居。卽歸一房居之。餘各自爲居處。切不可屬之他姓。萬一俱貧不能支。亦宜苦守一隅。思爲恢復之計。若有不才。貪豪姓厚貲。先將受了投獻。通族宜共擊之。鳴官治以不孝之罪。旋以理抗勢豪。莫爲吞併。萬一力不能抗。亦宜哀情乞存香火。是爲賢子孫。不然者。恐不可見先人于地下。且亦無面目自立於人世也。

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。卦本風自火出。文王只繫利女貞三字。周公初爻卽繫閑之一字。閑從門從木。門有攔木。內外始有關防。二爻繫無攸遂在中饋。申利女貞之意。然大綱却在男子身上。故三爻繫家人嗃嗃悔厲吉。婦子嘻嘻終吝。嗃嗃固似太嚴。而嘻嘻可稱家節哉。言婦則責夫。言子則責父。是不可不身任其責者。如是始稱有家。故四爻繫富家以志順。五爻繫假家以志愛。然又須誠實而威嚴。可以常保得。故上爻繫是孚威如之辭。象申之曰。反身之謂也。反身者何。言有物行有恆而已。聖人論家政。

綱紀節目曲折無遺。蓋如此。有家者。尙三復於此哉。

家人內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。凡女奴男僕。十年以上。不可縱放其出入。而女尼賣婆等。尤宜痛絕。蓋此輩一出入。未有肯空手者。而且有更不可言者。周公繫家人初爻云。閑有家。悔亡。閑得定。然後成得家。此語尤宜時時三復。

待童僕不得不嚴。然飲食寒暑。不可不時加省視。已食。卽思其饑。已衣。卽思其寒。如綿衣蚊帳之類。皆當豫爲料理。陶靖節遣一僕侍其子曰。彼亦人子也。當善遇之。此言大可深味。

人須各務一職業。第一品格是讀書。第一本是務農。外此爲工爲商。皆可以治生。可以定志。終身可免於禍患。惟游手放閑。便要走到非僻處所去。自罹於法網。大是可畏。勸我後人。毋爲游手。毋交游手。毋收養游手之徒。

凡居家不可無親友之輔。然正人君子。多落落難合。而側媚小人。常倒在人懷。易相親狎。識見未定者。遇此輩。卽傾心腹。任之。略無爾我。而不知其探取者。悉得也。其所追求者。無厭也。稍有不愜。卽將汝陰私攻發于他人矣。名節身家。喪壞不小。孰若親正人之爲有裨哉。然親正遠奸。大要在敬之一字。敬則正人君子。謂尊己而樂與。彼小人則望望而去耳。不惡而嚴。舍此更無他法。

交與宜親正人。若比之匪人。小則誘之佚游。以蕩其家業。大則唆之交構。以戕其本支。甚則導之淫慾。以喪其身命。可畏哉。

親友有賢且達者。不可不厚加結納。然交接貴協於禮。若從未相知識者。不可妄援交結。徒自招卑諂之辱。且與其費數金。結一貴顯之人。不爲所禮。孰若將此以周貧急。使彼可永旦夕。而懷感於無窮也。睦族之次。卽在睦鄰。鄰與我相比日久。最宜親好。假令以意氣相凌壓。彼卽一時隱忍。能無忿怒之心乎。而久之緩急無望。其相助。且更有仇結而不可解者。

嘗見有勢之家。不獨自行暴戾於家。偶鄉鄰有觸於我者。輒加意氣凌轢。此大非理。吾家小人家。自無此事。或後稍有進焉。亦宜愈加收斂。不獨不可凌於鄉。卽家有豪奴悍僕。但可送官懲治。切勿自逞胸臆。取不可測之禍也。

吾祖居田畔。鄰人有占過多尺者。初不與較。而自止。若與較。鳴官。人必謂我使勢矣。今旁近去處。或有來售。應買者。甯略多價與之。使渠可無後言。其或不然。卽切近處視之。若官地軍地。自可息欲火矣。天下大一統。尙東有倭。北有鹵。不曾方圓得。況百姓家。何必求方圓。費心思。而自掇其擾害哉。

吾子孫。但務耕讀本業。切莫服役於衙門。但就實地生理。切莫奔利於江湖。衙門有刑法。江湖有風波。可畏哉。雖然。仕宦而舞文而行險。尤有甚於此者。

世稱清白之家。匪苟焉而可承者。謂其行己。唯事乎布素。教家克尙乎簡約。而交游一本乎道義。凡聲色貨利。非禮之干。稍有玷於家聲者。戒勿趨之。凡孝友廉節。當爲之事。大有關於家聲者。競則從之。而長幼尊卑聚會時。又互相規誨。各求無忤於賢者之後。是爲眞清白耳。

凡勢焰薰灼。有時而盡。豈如守道務本者。可常享其榮盛哉。一團茅草之詩。三昧終有深味。

諺云。一日之計在於寅。一年之計在於春。一生之計在於勤。起家的人。未有不始於勤。而後漸流於荒惰。可惜也。書曰。儉乃儉德。惟懷永圖。起家的人。未有不成於儉。而後漸廢於侈靡。可惜也。

居家切要。在勤儉二字。既勤且儉矣。尤在忍之一字。偶以言語之傷。非橫之及。不勝一朝之忿。構怨結仇。致傾家室。可惜。歷年勤儉之苦積。一朝輕廢也。而況及其身。併及其先人哉。宜切戒之。惟清修可勝富貴。雖富貴不可不清修。

家處窮約時。當念守分二字。家處富盛時。當念惜福二字。人當貧困時。最宜植立自守。衡門之節。若卑詔於豪勢之人。不獨自壞門風。且徒取人厭。其實無濟於貧乏也。

人須儉約自持。不可恃產浪費。到敗壞時。干求人。許多不雅。尚有未必得者。即得。亦須勉償。以完信行。否則不齒於士類矣。尙慎諸。

無端不可輕行借貸。借債要還的。一毫賴不得。若家或頗過得。人有急來貸。甯稍借之。切不可輕貸。後來反傷親情也。若作保作中。卽關己行。尤切記不可。

家稍充裕。宜由親及疎。量力以濟其貧乏。此是莫大陰騭事。不然。徒積而取怨。禍且不小矣。語云。久聚不散。必遭水火盜賊。此言大可自警。

凡燕會期於戒禮。切不可搬演戲劇。誨盜啓淫。皆由於此。慎防之守之。

喪事有吾儒家禮在。切不可用浮屠。

冠婚喪祭四事。家禮載之甚詳。然大要在稱家有無。中於禮而已。非其禮爲之。則得罪於名教。不量力爲之。則自破其家產。是不可不深念者。

今人有戒特殺者。似爲太過。然輕啓宴會。多殺牲口。誠亦不宜。讀蘇子號呼於挺刃之下數語。當舉箸不忍矣。

凡親醫藥。須細加體訪。莫輕聽人薦。以身軀做人情。凡請師傅。須深加揀擇。莫輕信人薦。以兒子做人情。凡成契券。收稅冊。大關節。須詳加確慎。莫苟信人言。輕爲許可。以身家做人情。

人須自保養。不使有疾。或不幸有疾。當自反其所以致此者。弗諱以忌醫。就既醫治矣。宜寬心以俟其愈。內勿輕信婦人言。外勿輕信醫師言。破費以傾其家產。

丙午覲行。遇萍鄉尹韓眉山丈。說曾見年一百五歲者。問有養生之法否。回言未嘗有之。唯少年見人說。夏冬二至。宜絕房事。因於每至前後共戒一月。此本載在月令者。伊偶聞誠信而行之。多歷年所。是所謂修養之要訣也。恨知讀書者反不能行。而自促其亡耳。余老矣。悔不早聞此言。後來少年。宜因此言。慎戒以遐享焉。

凡人欲養身。先宜自息慾火。凡人欲保家。先宜自絕妄求。精神財帛。惜得一分。自有一分受用。視人猶己。亦宜爲其珍惜。切不可盡人之力。盡人之情。令其不堪。到不堪處。出爾反爾。反損己之精力矣。有走不

盡的路。有讀不盡的書。有做不盡的事。總須量精力爲之。不可強所不能。自疲其精力。余少壯時多有不知循理事。多有不知惜身事。至今一思一悔。恨汝後人。當自檢自養。毋效我所爲。至老而又自悔也。切不可習天文識緯之書。切不可聽妖人咒魘之法。自取不可測之禍。若全真鍊丹。總屬妖妄。尤切不可輕信。以自破其家。

讀書的人有文會。文會擇人。方有益無損。做百姓的有社會神會。此地方有衆事。不可獨卻。出銀不赴飲可也。若銀會酒會。則萬萬不可與。未有與而克終者。

訟非美事。卽有橫逆之加。須十分忍耐。莫輕舉訟。到必不可已處。然後鳴之官司。然有從旁勸釋者。卽聽其解已之可也。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。最宜三復。然究之作事謀始一語。則絕訟之本也。

諺云。若要寬。先完官。錢糧切不可拖賴。吾家世來先完錢糧。故里長爭奪爲甲首。今雖業漸稍充。只照先限完銀。不累里長比責。照舊加增完糧。不累里長賠賍。里長要我爲甲首。可常爲快活百姓矣。切不可聽人說。自立官戶。立宦戶。要白養一箇出官的人。萬一差池。縣父母或加比較。官軍臨兌。或來噪嚷。卽討得小便宜。失卻大體面矣。萬一田多要立。宜分付出官的人。謹慎承役。且宜自加照管。莫使出官的人侵漁其間。爲身家之累。

凡有必不可已的事。卽宜自身出。斯可以了得。躲不出。斯人視爲懦。受欺受詐。不可勝言矣。且事亦終不結果。多費何益。語云。畏首畏尾。身其餘幾。可省已。

積金積書。達者猶謂未必能守。詎讀也。況於珍玩乎。珍玩取禍。從古可爲明鑑矣。況於今世乎。庶人無罪。懷璧其罪。身衣口食之外。皆長物也。布帛菽粟之外。皆尤物也。念之。

今人酷信風水。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。以求福澤之速効。不知富貴利達。自有天數。生者不努力進修。而盡責死者之蔭庇。理有是乎。甚有貪圖風水。至傾其身家者。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。可謂惑已。

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。節說到孝子仁人之掩其親。亦必有道矣。安可不覓善地。以比化者。但善地是藏風斂氣。可蔭庇後人耳。必覓發達之地。多費心力以求謀。甚至損人而利己。此最是傷天理事。切不可爲。若所葬埋處。苟無水無蟻。亦可自愜矣。或聽堪輿家言。別遷移以求利達。是大不孝事。天未有肯佑之者。尤切戒不可。切戒不可。

吾上世初無顯達者。叨仕自吾始。此如大江大湖中。偶然生一小洲渚耳。唯十分培植。或可永延無壞。否則夜半一風潮。旋復江湖矣。可畏哉。可畏哉。

創業之人。皆期子孫之繁盛。然其本要在於一仁字。桃梅杏果之實。皆曰仁。仁。生生之意也。蟲蝕其內。風透其外。能生乎哉。人心內生淫慾。外肆奸邪。卽蟲之蝕。風之透也。慎戒茲。爲生子生孫之大計。

凡人爲子孫計。皆思創立基業。然不有至大至久者在乎。舍心地而田地。舍德產而房產。已失其本矣。況惟利是圖。是損陰陽。欲令子孫永享。其可得乎。

作善降祥。作不善降殃。古來之人。試得多了。不消我復去試得。

祖宗積德若干年。然後生得我們。叨在衣冠之列。乃或自恃才勢。橫作妄爲。得罪名教。可惜分毫珠玉之積。一朝盡委於糞土中也。

語云。討便宜處失便宜。此處字極有意味。蓋此念纔一思。討便宜。自壞了心術。自損了陰騭。大失便宜。卽此處矣。不必到失便宜時。然後見之也。

高明之家。鬼瞰其戶。凡事求無愧於神明。庶可承天之佑。否則不覺昏迷。自陷於危亡之轍矣。天啓其聰。天奪之鑒。二語時宜惕省。

釋氏云。要知前世因。今生受者是。要知來世因。今生作者是。此言極佳。但彼云前世後世。則輪迴之說耳。吾思昨日以前。而父而祖。皆前世也。今日以後。而子而孫。皆後世也。不有祖父之積累。昔日之勤劬焉。有今日。乃今日作爲。不如祖父之積累。可望此身之考終。子孫之福履乎。是所當惕省者。

余令新興。無他善狀。唯賑濟一節。自謂可道前過。乃人揭我云。百姓不粘一粒。盡入私囊。余亦不敢辨。但書衙舍云。勤恤在我。知不知有天知。品隲由人。得不得皆自得。今雖不敢謂天知。然亦較常自得矣。汝輩後或有出仕者。但求無愧於此心。勿因毀譽自爲加損也。

余嘗自揣深過涯分。特書小聯云。得此已過矣。致萌半點邪思。求爲可繼也。須積十分陰德。此四語是我傳家至寶。莫輕視爲田舍翁也。

吾家世用文銀。不識煎銷銀匠。却亦自得便宜。用低銀及串水米者。自省陰德不小。當切戒之。

今人欲欺人，豈能行之？智與強者，無非欺其愚，欺其懦弱而已。然老天煞有明眼，報應分毫不錯。吾誰欺？欺天乎？此匪獨大契約大交關處不可欺，即權衡豆釜之間，亦不可分毫欺也。

凡置田地房屋，先須查訪來歷明白，正契成交，價用足色足數，不可短少分毫。稍討分毫便宜，後便有不勝之悔矣。貴買田地，積與子孫。古人之言，不我欺也。若貪圖方圓一節，所損陰德不小。尤宜深戒。

諺云：貪產窮，惜產窮。此言大是有味。

田地多，難照管，薄薄可供衣食足矣。奴僕多，難約束，庸庸可供使令足矣。膏腴的田人所羨，伶俐的人會使乖，曷慎諸。

余嫁女，不論聘禮，娶婦，不論奩資，令新與抵舍，房闔中不留一文。是兒曹所共知見者。後人當以為式。余總角時，遇長者于道，肅揖拱立，俟過後行，偶有問及，則謹對而退，而面猶發赤也。今少者似不如是矣。爾曹但看闕黨童子一章，自知禮遜，可免欲速成之誚。

一部大學，只說得修身一部中庸，只說得修道一部易經，只說得善補過。修補二字極好，器服壞了，且思修補，況於身心乎？

易曰：聰不明也。詩曰：無哲不愚。自恃聰哲的，便要陷在昏昧不明處所去。可惜哉！所以人貴善養其聰，自全其哲。

智術仁術不可無，權謀術數不可有。蓋智術仁術，善用之以歸於正者也。權謀術數，曲用之以歸於謠者。